



→中國野象迎來「嬰兒潮」，新生小象與母象在一起。

棲息地改善人類變友善

大陸亞洲象迎來嬰兒潮

「象群北上途中出生的兩頭象寶寶都胖了一圈，今年象群又生了一頭小象……」大陸的大象專家郭賢明說。短短一年多時間，雲南這群明星象三次添丁，令他感到意外又驚喜。

每個象群都有象寶寶出生

象群進入生育高峰並非個例。去年底到今年初，西雙版納野象谷員工監測發現，活動在野象谷的四個象群有六頭新生小象；在普洱市江城縣活動的幾個象群，近年來野象數量持續增加，今年新添了四頭小象……一線監測員回饋，活動在西雙版納和普洱境內的野生亞洲象群，近年來幾乎每個象群每年都有象寶寶出生。

同步監測顯示，截至2021年底，雲南野生亞洲象為360頭左右，比2018年調查時的293頭增長超過60頭。數據證實，中國野象迎來「嬰兒潮」。

亞洲象是亞洲現存體型最大陸生動物、熱帶森林生態系統的旗艦物種，被中國列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，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評估為「瀕危」物種。在中國大陸，野生亞洲象主要分佈在雲南西雙版納、普洱和臨滄三個州市。

「亞洲象是陸生哺乳動物中孕期最長的動物。」雲南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學研究所所長郭賢明介紹，大象孕期一般為20到22個月，通常每胎只產一仔，幼象出生後由母乳餵養到三、四歲，直到母象再次懷孕，因此其自然增長率並不高。

保護力加強人象衝突降低

「保護力度不斷加強、人為干擾降低，是中國亞洲象近年來出生率增高的主要原因。」雲南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教授陳明勇說，雲南通過加強亞洲象棲息地保護和恢復，強化監測預警、安全防範和應急處置體系建設，有效減少了「人象衝突」。

在野象活動區域，儘管野象可能破壞莊稼，但村民仍對野象懷著善意和包容。43歲的王川家在江城縣康平鎮曼克老村，目前村子周圍有二群12頭野象活動，其中有剛出生的嬰兒象。村民看到野象來了，就遠遠地待著，不去打擾它們，也沒有驅趕野象的情況。如果野象破壞了糧食和農田，政府買的保險會理賠。

育齡野象數量增長是野象迎來「嬰兒潮」原因之一。隨亞洲象數量總體增長，進入性成熟期的野象個體較多，種群結構健康，利於繁殖。

大陸在新建基礎設施中充分考慮亞洲象遷移廊道，避免其種群交流不暢。中老鐵路在設計之初，有關機構就調查野象分佈及其遷移通道，線路方案避開了野象主要活動區域。

取食方便亞洲象孕期縮短

亞洲象食源不斷豐富，取食週期和孕期縮短也促成了生育率提高。陳明勇說，亞洲象食譜從20世紀80年代的100多種食物擴充到如今的240多種，它們尤其偏愛玉米、水稻、甘蔗等營養豐富的精糧，這些作物種植面積大、分佈集中，取食方便，亞洲象取食所花費的時間大幅縮短，有更多的時間用於玩耍、交流和繁殖。（伍曉陽 趙珮然 王明玉）

筆墨紙硯，伴隨中國歷史的書卷，翻過千年。其中，硯多為石出，是時間和自然的饋贈，也是人類開物造物的巧思。廣東肇慶的端硯，與安徽歙硯、甘肅洮河硯、山西澄泥硯並稱為四大名硯，端硯更是被文人墨客推崇為群硯之首。

千年端硯 石破硯出

「端溪石，始出於唐武德之世。」清代《石隱硯談》一書中這樣記載端硯的問世。端硯石出自如今廣東肇慶端州區的西江羚羊峽、斧柯山一帶。肇慶，古稱端州，這座城市有著近二千三百年的歷史。宋徽宗趙佶曾被封為端王，端州就是他的封地。文房四寶中，讓他愛不釋手的端硯，也誕生於此。

一千多年來，中國文人的書桌上，有不少端硯的影子。唐代書法家褚遂良的端溪石渠硯，北宋文學家蘇軾的從星硯，北宋書法家米芾的蘭亭硯等名硯，曾陪伴這些大家留下無數詩文墨寶。

廣東省端硯協會會長王建華介紹，端硯石質細密幼嫩、研磨不滯、發墨利筆、字跡顏色經久不變。若是上好的端硯，無論是酷暑還是嚴冬，用手按其硯堂，水氣久久不幹，故有「呵氣研墨」之說。

最好的端硯石，藏在山脈間最難以發掘的罅隙中。採硯的工人需要匍匐前行到狹窄的坑道中，在油燈下尋找岩壁上的石脈，再一錘一錘將幾十釐米厚的石肉鑿出來。最後用赤裸的肩膀，將硯石背出洞外。

「千夫挽纜，百夫運斤。篝火下絕，以出斯珍。」一千多年前，蘇軾南下路過端州時，深感於採硯工的艱辛，寫下這樣的硯銘。

以工制勝 名揚四海

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亮白石村的小道，



圖為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的道孚民居。

中國硯都廣東肇慶千年山石文脈傳承的端硯



位於廣東省肇慶市端州區白石村的黃崗小學，老師指導學生雕刻端硯（左圖）。黃崗小學一名學生在雕刻端硯（中圖）。端硯石有著絢麗多姿的石品花紋（右圖）。

家家戶戶的制硯工廠就開始忙碌起來，其中包括白石村程氏的第十四代制硯傳人程振良。位於肇慶市端州區的白石村，是端硯的發祥地。從唐代開始，制硯就成為這裡村民最主要的謀生技藝，代代相傳至今。如今村裏有九成以上家庭從事制硯。巧匠們用一刀一刀的鑿刻，刻出了端硯製作文化的興盛與傳承。

從唐朝初只用於研墨的簡單形制，到宋硯開始實用與欣賞並重，到了清代「以工制勝」，融雕刻、繪畫、詩詞、篆刻於一體——端硯實現了由粗糙到精美、由實用品到藝術品的變化。

程振良介紹，端硯的製作過程複雜，主要有採石、選料制璞、設計、雕刻、打磨、配盒、上蠟等工序。端硯石大多不抗震，所以一直以來端硯生產的各個環節均為手工製作。僅雕刻一道工序所需要的刻刀，不同大

小粗細林林總總30多把，而且為了趁手，這些工具一般都是匠人自己做。

王建華說，歷史更迭中端硯製造也有過低沉期，但文化傳承一直沒有斷裂。一方端硯見證著中國經濟發展和文化傳承的歷史。

新中國成立初期，端硯作為重要的外貿產品，銷往日本、新加坡、韓國等地，成為一張厚重的文化名片。「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，端硯以出口為主，其中六成以上銷往日本。受中華文化影響較深的國家和地區，對高品質端硯的需求很大。」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端硯製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、高級工藝美術師楊焯忠說，端硯、宣紙、徽墨、湖筆很受日本市場歡迎。

如今，隨著國內經濟飛速發展，書法、繪畫等藝術的普及，端硯的主要市場已經從國外回歸國內。人們愈發關注端硯的藝術欣賞性，對端硯的工藝提出更高的要求。

硯都非遺 文脈相承

在端州區製硯的村子中，有這樣一句話：「先師鑿破山成路，硯田長歲子孫耕」。硯石是一種不可再生資源，「長歲子孫耕」是端硯發展要面臨的現實問題。

王建華說，全社會越來越意識到硯石的珍貴性。「資源首先要保護，然後才能談傳承和開發。」早在2000年，肇慶所有的硯石坑洞全部停止開採。除了資源保護的法律法規硬性約束外，硯人們也有自己的守則與門路。

2004年，中國輕工業聯合會、中國文房四寶協會授予肇慶「中國硯都」的稱號。端硯製作技藝更於2006年入選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。現在端硯不僅有各個層級的非遺傳承人，還進入了學制教育，從小學、初中，到大專、本科，甚至還有研究生

教育，成體系、有規劃，不再是過去千百年來「父傳子」的家學譜系。

在程振良的工坊裏，有一群來自肇慶學院的學生正在實習，這些年輕人將玉雕、木雕等雕刻的工藝融入硯雕中，並將新的藝術理念展現端硯上。

而在白石村的黃崗小學，孩子們有一套獨特的校本課程，從一年級識硯開始，一年學一項端硯的絕活。硯文化課堂還把書法、繪畫、拓片的學習融合到一起，並邀請白石村的制硯大師們定期到學校給學生們上課。

此外，肇慶還圍繞端硯做起全域旅游，不僅建起了端硯博物館，還將已經封坑的幾大坑洞做成了景區，遊客可以從認識歷史，到坑洞溯源，再到工作坊體驗。一條龍走下來，不僅走近了端硯，也可以感受到端硯背後的中國文化傳承。

（鄧瑞璿、黃浩苑）

四川甘孜道孚「掌墨師」打造藏民居所藝術之都

盛夏時節，被稱作「藏民居藝術之都」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縣鮮水河畔，一幢幢整齊劃一、白牆棕柱的藏房，好似身著盛裝的藏族少女，點綴在天地間。這些精巧絕倫的民居究竟是如何建造出來的？帶著好奇，記者尋訪到一位傳統「掌墨師」（木匠中修建房屋的總工程師），道孚不少民居都出自他之手。

19歲學藝，22歲收徒，54歲退休。62歲的亞馬翁登從工具袋裏掏出一個跟他大半輩子的牛角墨鬥。這件「老夥計」歷經幾十年歲月，牛角被墨汁浸黑，已看不出原本顏色。

在那個物質條件並不豐富的年代，當地居民依據道孚地勢地貌和氣候特點，以木材、

石頭和泥土為建築材料，打造出這樣獨特的建築。這種建築不僅外表精緻，內部更是富麗堂皇，通常由木材穿插組合拼接而成。

亞馬翁登告訴記者，建造一座美麗的藏房要耗時三年到十年不等，花費也從幾百萬元到上千萬元不等。從備木材、石材到修建，再到全木質乃至全松木式的雕刻裝修，無處不體現著巧匠心思。

在女兒胡金蓮記憶中，父親總是特別忙，後背常被太陽曬紅曬傷，每到夏季還會脫皮。看到周圍人對父親尊敬態度，年幼的她也逐漸認識到父親是位技術高超的手藝人。

胡金蓮說，這些年家鄉發展很快，自己和弟弟有了父輩難以想像的教育條件和環境。如今，她是一名基層幹部，弟弟做了人民警

察。「我是魯班的弟子！」亞馬翁登驕傲地說，「1979年我跟著從雅安山山來的漢族木匠學藝。」當時19歲的貧窮少年面對如此精湛的技藝，被深深吸引。

亞馬翁登介紹，道孚民居頗具藏民族特色的同時，還深度體現中國藏漢融合的歷史和民族團結的精神。從傳統的「波孔」（傳統藏房）逐步發展為藏漢深度融合後改良的藏民居，後者在外觀上具有藏族特色，在樑卯結構上傳承了魯班工藝。

現在雖然退休了，亞馬翁登仍常常跑到縣城的建設工地上看施工隊蓋房子，既向同行學習最新的建築技藝，也向他們傳授自己幾十年來積累的經驗。（康錦謙）